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九

周書

洛誥

此洛邑既成。史敘其在洛所誥者也。經曰。周公咸勤。乃洪大誥治。又曰。王命周公後。作冊逸誥。皆在洛而誥焉。故以洛誥名篇。○謹案洛誥篇首。脫簡在康誥。蓋惟斯脫簡而已。無關文也。史爲洛誥。有倒敘之文。先儒未察。遂多疑之。爾。史之敘曰。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乃曰。在十有二月。終而曰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。惟七年。此倒敘也。蓋七年。十有二月。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也。然則王在新邑。必先乎

戊辰之祭日矣。特書王在新邑於祭日者。重祭事也。且明乎其爲洛祭也。王在新邑。其至新邑可知也。其至之日。無事則不書。召誥曰。惟二月。旣望。越六日乙未。王朝步自周。則至于豐。蓋豐有廟焉。其書至者。以告廟之事而書也。今新邑郊社。召誥稱周公攝之矣。王至新邑。其日非無事乎。夫古史之文。洛誥倒敘者。書日月而書年於終。猶堯典括敘者。書日月而書年載於終。未可以春秋書灋而例之也。其不書至者。則亦與後世之史書巡幸者異矣。召誥曰。乙卯。周公朝至于洛。遂曰。丁巳。用牲于郊。又曰。戊午。乃社于新邑。皆蒙上文至于洛而言也。繇是推之。使經有以日書王至新邑之文。則此書曰。戊辰。王烝祭歲。可矣。不然。則書

曰。戊辰。王烝于新邑。可矣。其文當蒙上而言。奚庸繫此王在新邑之文乎。以是知其非闕文也。以祭日而書王在新邑。其先乎祭日。周公告成王。成王因而告周公。其皆在新邑可知也。曰倅來。曰來相宅。曰王命予來。曰孺子來相宅。來者。來新邑也。在新邑而告之。故曰來也。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之文。皆以倒敘王在新邑而明也。雖倒敘。不嫌於不卽明者。其名篇。旣曰洛誥。則其爲在洛之誥。先挈之而明矣。况篇首脫簡之文曰。周公初基。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。遂曰。乃洪大誥治。明乎其爲在洛之誥也。孔氏書疏。謂自戊辰已上。皆西都時所誥。是其爲鎬誥者多也。非皆洛誥也。蓋於倒敘者未察焉。經曰。倅來。以圖及獻卜。此未言倅

之以跂殷而來也。其後則曰。佯來跂殷。此周公之自爲倒敘也。蓋王命跂殷之使。適來新邑。周公因王使歸以獻於王。若召誥之因周公歸而達之也。迨王在新邑。周公追言之而倒敘焉。史於是乎依之以爲倒敘。而佗文之倒敘亦因是者。其體勢然也。此史之善於文也。察乎倒敘之文。繇後推前。則其文無不達者矣。篇首脫簡之文曰。惟三月哉。生魄。亦繫於篇終倒敘之七年。蓋七年三月也。采蘋之詩曰。于以盛之。繼而曰。于以湘之。又繼而曰。于以奠之。皆未言何人也。終而曰。誰其尸之。有齊季女。則言其人矣。此其倒敘者也。

挈音揭。鎬高上聲。盛平聲。齊側皆反。

述曰。王氏安石云。洛誥多闕文。有不可解者。金氏履祥云。

召誥洛誥相爲首尾。惟洛誥所紀辭從其辭。事從其事。各以類附。無往來先後之序。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。故此篇類附。不嫌於雜。但其閒必有闕文錯簡也。陳氏櫟云。此篇不載王至洛之事。與其日月。孺子其朋以下。必有脫簡。梓材庶邦享等語。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。脫簡在彼乎。此先儒之多疑若斯也。若夫言王烝于新邑者。史之書灋有是乎。僖四年左傳言祭齊姜云。大子祭于曲沃。其例也。經云。祀于新邑。則議禮之辭爾。非記事也。詩采蘋毛傳云。湘。亨也。奠置也。尸。主。齋敬也。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。湘作鴈。亨。古烹字。洛誥在將反政之時。史記言作洛誥於反政後者。非也。周書作雒篇云。及將致政。乃作大邑成。

周于土中則洛誥可知也。洛與雒通。書疏云。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。然經稱作冊逸誥者。豈告王乎。

周公拜手稽首曰。朕復子明辟。王如弗敢及天基命。定命。予乃允保大相東土。其基作民明辟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。我卜河朔黎水。我乃卜澗水東。澠水西。惟洛食。我又卜澠水東。亦惟洛食。伾來以圖及獻卜。辟必益反。相去聲。澠直連反。伾普耕反。

蘇氏曰。此上有脫簡在。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。至乃洪大誥治是也。蓋凡四十八字。爲洛誥篇首焉。今存其舊。故不移之。學者當先於康誥求之也。復白也。葉氏謂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也。辟君也。立政曰。告嗣天子王矣。又曰。咸告孺子王矣。程子以爲復子明辟者。猶是也。自王如弗敢而

下。皆追言而復告之辭。基命者。天始命之也。詩曰。夙夜基命。宥密。定命者。天保定之也。詩曰。天保定爾。蔡氏謂成王冲幼。如不敢及之也。允。繼也。蔡氏謂繼大保。是也。周公於君奭曰。保奭。今稱保不名者。猶堯典之稱稷也。召誥曰。惟大保先周公相宅。則周公固繼之也。其耆期之之辭。言王其若此也。作爲也。召誥稱旦曰。其自時中乂。又曰。治民今休。蓋以東土新邑。其始基爲民明君也。下文言奉答天命。言亂爲四方新辟。皆此意也。乙卯。蔡氏謂卽召誥之乙卯也。天子之居曰京師。洛師不言京。猶詩之鎬京不言師。省文也。河朔。河北也。水經曰。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。蘇氏謂黎水。黎陽也。此卜而不用也。古帝王多都河北。黎水之地。



近殷舊都。故先卜之。史記所以言武王顧瞻有河也。澗水東。澗水西。王城也。澗水東。成周也。蔡氏謂其地皆近洛水。故兩云惟洛食。是也。食用也。言卜惟洛之用也。我者。我大保也。召誥言大保卜宅。知非周公自我也。佯使也。王使來洛。卽下文佯來毖殷者也。來者。以在新邑而言也。及逮也。卜辭非圖不明。故以洛圖逮之。若今言圖附也。言卜洛用吉。適王使來洛。以洛圖逮獻王卜辭也。此周公以王在新邑。追言獻卜。而復告於王。將以發其誥治之端也。○謹案漢書王莽傳。言羣臣奏曰。周公始攝。則居天子之位。成王加元服。則致政。書曰。朕復子明辟。周公常稱王命。專行不報。故言我復子明君也。是何其誣也。蔡氏曰。夫有失。然後

有復。武王崩。成王立。周公位冢宰。總百工而已。成王未嘗一日不在君位。何復之有哉。蓋辯其誣也。雖周公以成王幼故。而七年致政。亦攝政也。非攝位也。聲使去

述曰。蔡傳云。此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。拜手稽首者。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。復如逆復之復。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。周公得卜。復命于王也。非也。上文言周公咸勤。乃洪大誥治。此洛邑既成之辭也。告卜者。將作洛邑之辭。於上文爲不屬矣。絲蔡言之。經於拜手稽首。不當以遣使立文乎。曲禮云。願有復也。注云。復。白也。葉氏者。夢得也。宋史有傳。辟君。釋詁文。蔡傳云。周公相成王。尊則君。親則兄之子也。故曰子明辟。今攷隱七年穀梁傳云。諸侯之尊。兄弟不得

以屬通。則天王可知也。蔡以兄之子爲言。非也。引詩者。昊天有成命。及天保文。釋詁云。允。繼也。大保稱保者。猶禮稱保傅之保也。僞傳云。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。蓋傳訓保爲安。從保絕句焉。則言所繼者。非添文不可也。作爲釋言文。桓九年公羊傳云。京師者何。天子之居也。京者何。大也。師者何。衆也。天子之居。必以衆大之辭言之。然則師者。以其衆名其地也。詩王風譜疏引鄭云。至于洛邑之衆。於文未洽也。僞傳云。來至洛衆。蓋與鄭同。文獻通考云。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。爲黎水。黎陽故城。今在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。書疏謂顧氏彪云。先卜河北黎水者。近於紂都。爲其懷土重遷。故先卜近以悅之。用鄭說也。繇今攷之。周

之營洛。非以遷殷民而然也。周末營洛。殷民之遷已久矣。詳多士篇。洛。潒。澗。詳禹貢篇。漢志。河南郡河南縣。故郊。鄩地。周武王遷九鼎。周公致太平。營以爲都。是爲王城。今在河南。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。春秋所謂王城者也。漢志。河南郡雒陽縣。周公遷殷民。是爲成周。今在洛陽縣東三十里。雒。古洛字。公羊傳云。成周者何。東周也。何休云。周道始成也。今攷平王東遷。乃都王城。自平王而下十二王皆同。迨敬王乃遷成周。其後赧王又居王城也。以天下言之。洛在東。鎬在西。平王以後稱東周者。洛邑王城也。以洛邑言之。成周在東。王城在西。敬王以後稱東周者。成周也。僞傳云。卜必先墨畫龜。然後灼之。兆順食墨。孫氏云。食墨不必。

吉。且周官占人云。凡卜。君占體。大夫占色。史占墨。此卜洛  
王事。占體不占墨也。然孫氏從鄭。非也。詩王風譜疏引鄭  
云。觀召公所卜處。皆可長久居民。使服田相食。此鄭以遷  
殷民言之爾。卜洛者。繫天下之重也。將惟以民食乎。易井  
初六云。井渫不食。虞翻注云。食用也。國策云。始君之所行  
於世者。食高麗也。高誘注云。食用也。老子云。而貴食母。河  
上公注云。食用也。蓋食之者用之也。食其高者麗者。言用  
無卑陋也。母猶本也。老子云。萬物之母。食母者。言用本也。  
今人言食。猶有稱之曰用者。亦古之遺言也。易云。用九用  
六。鴻範云。用靜用作。則卜筮以用爲言也。我義詳康誥疏。  
王氏充耘云。召誥言召公卜。洛誥言周公卜。何歟。蓋周召

奉王命以作洛。二人同功。不容分彼此也。如其說。將周公  
非卜而自謂卜乎。此未察於釋我之古義也。史記云。周公  
復卜申視。蓋失之矣。哀十年左傳云。事不再令。卜不襲吉。  
周公豈不然邪。釋詁云。扅。使也。釋文云。扅又作倅。僞傳云。  
遣使來告成王。蓋以爲周公之使也。漢書劉向傳云。書曰。  
倅來以圖。此引而節之。未可執以離經也。釋言云。逮及也。  
說文云。及。逮也。蓋轉注之。此不以暨及爲義者。經非言以  
圖及卜獻也。圖以明卜。下文所以言視卜。不言視圖也。今  
凡百吏書。其須圖者。皆言曰圖附。蓋古之遺也。今以圖附  
洛誥後焉。亦其例也。誥治者。從篇首脫簡之文而言也。論  
語云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蓋總百工也。荀子

云。武王崩。成王幼。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。履天下之籍。偃然如固有之。成王冠成人。周公歸周反籍焉。周公鄉有天下。今無天下。成王鄉無天下。今有天下。故以枝代主。而非越也。君臣易位。而非不順也。嗚呼。荀卿祭酒。而爲是齊東野言乎。及者。兄終弟及也。所謂以枝代主也。猶莊三十二年。公羊傳言魯一生一及也。生者。父死子繼也。周書度邑篇言武王謂周公云。乃今我兄弟相後。用建庶及。蓋荀子說之所繇也。韓詩外傳云。周公履天子之位。淮南子說苑同。皆如荀子說之誣爾。僞傳云。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。子成王。傳言政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繇傳言之。則下文成王拜言者。不當先以復政言乎。自子惟乙卯而下。僞傳云。說

始卜定都。書疏以爲追述。是矣。然追述者。當自王如弗敢而下也。

王拜手稽首曰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。來相宅。其作周匹休。公旣定宅。伻來來。視予卜休恆吉。我二人共貞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。拜手稽首誨言。相去聲

王拜手稽首者。蔡氏謂成王尊周公而重其禮也。休美也。言天之休命也。來相宅者。自王在新邑而言。故不曰往相宅也。匹。配也。召誥稱旦曰。其作大邑。其自時配皇天。蓋宅於土中。其爲周配天之休美也。伻來之來。來至於洛也。伻來下之來。爲一字句焉。來歸於鎬也。詩曰。我行不來。蓋獻卜之時。王固在鎬。必言王使來洛而復言來鎬。則王乃可。



言視予。故旣曰倅來。又曰來。明其文同而義異也。猶堯典言明明。無逸言君子乃逸。詩言昔育恐育鞠也。視古示字。貞。卜問也。周官曰貞龜。左傳曰。衛侯貞卜。萬億年者言其永也。萬萬曰億。言公旣相定宅洛。適王使來洛。及來歸。獻示予卜之休美而常吉者。此非予一人之貞卜。實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卜焉。公其有以助予永敬天之休命。今敬拜而求教誨之言。蓋卜休卽天休。必公之教我。而後能永敬以承天休也。此王在新邑。以公之追言獻卜。而復告於王者。故王遂追言卜休。卽求教言於公而諧治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。又云。拜手稽首。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。非也。王之言曰。來相宅。言來不言往。

則王在新邑矣。非授使者之辭也。告卜者。告吉也。非誨言也。繇蔡言之。是誨言不在下文矣。則下文敘周公之言者。不亦突乎。聘禮云。君勞使者及介。君皆答拜。謂拜手也。哀十七年左傳稱孟武伯云。非天子。寡君無所稽首。蓋諸侯相拜。猶不稽首也。今王以天子而稽首於周公者。異數也。蓋禮之重也。重於帝舜之拜皋陶也。王於周公。親之則叔父也。尊之則師傅而聖人也。皋陶聖人。而非以叔父爲師傅也。休美釋詁文。詩文王有聲傳云。匹配也。引來義者。詩采薇文。詩序云。采薇遣戍役也。鄭箋云。我戍役自我也。來猶反也。據家曰來。此言來歸也。蓋有來至。則有來歸矣。此六書之義。以相因而轉者。古之六書。四聲迭著。義轉而音

不必轉焉。初非若後世之音隨義轉也。後世之例。示人觀之者。讀觀去聲。人觀之者。讀觀平聲。此非古也。易觀彖傳云。大觀在上。又云。中正以觀天下。遂云。下觀而化也。豈異讀乎。互詳堯典疏。引育義者。詩谷風文。毛傳云。育長。鞠窮也。鄭箋云。昔育。育稚也。昔幼稚之時。恐至長老窮匱。孔疏申鄭云。育得兩訓。釋言爲稚。釋詁爲長。以經有二育。故辨之。是也。詩下文云。及爾顛覆。又云。旣生旣育。夫旣育者。今之旣長也。是昔育者。其昔之未長而稚者乎。鄭箋謂與爾顛覆盡力。事無所辟者。此未可以難鄭也。此猶論語所謂顛沛必於是也。蓋旣生之所繇也。盤庚言自鞠自苦者。則責之云。汝萬民乃不生生。言其自安也。然則旣生者。必顛

覆無所辟。而後能然矣。鞠與鞠通。朱子以育皆訓生。謂昔時爲生。恐生理窮而及爾顛覆也。則於經以旣生殊旣育者。將未察歟。爲生之爲。於詩病添文也。凡經之文同而義異者。据其本文。求之於其上下文。其義必無隱焉。堯典言明明者。何以知其異於呂刑稱堯時之明明也。非以其言揚側陋而顯之邪。論語言賢賢。大學言老老。言長長。中庸言親親。孟子言貴貴。皆其例也。無逸言君子乃逸者。何以知其異於下文之小人乃逸也。非以其言君子所其無逸而顯之邪。論語言斯焉取斯。亦其例也。今經於佯來下言來者。何以知其異於佯來之來也。非以其言王在新邑而顯之邪。王在新邑者。蓋王今適在洛。而昔固在鎬也。王今

適在洛。故於昔之佯往洛者。言其得公視卜。而乃曰佯來。則於洛言其來至也。王昔固在鎬。故於昔之佯來洛者。言其視予卜休。而乃曰來。則於鎬言其來歸也。此古史之文。若隱而無隱者也。書疏引鄭云。佯來來者。使二人也。今攷詩王風譜疏引鄭云。漣水東旣成。名曰成周。今洛陽縣是也。召公所卜處。名曰王城。今河南縣是也。蓋鄭以澗水東。漣水西者。召公所卜矣。則鄭以漣水東者。周公所又卜也。故謂獻卜使二人爾。是不然也。召誥言大保卜宅。不言周公卜宅也。上文言我乃卜。我又卜者。我之爲言。皆我大保也。上文言佯來以圖及獻卜者。兼兩卜言之矣。何以不言佯來來乎。僞傳云。遣使來。來視我以卜。美常吉。書疏云。上

來言使來。下來爲視我卜也。如其說。則言倅來視予可矣。何必重言來來也。蔡於重言者。無傳焉。略之也。故來之一言。雖小乎。然洛誥之疑。繇是而生矣。詩鹿鳴鄭箋云。視古示字。釋文引馬云。貞當也。孫氏謂易師彖傳云。貞正也。言正當之也。今不從者。卜之吉。我二人共當之。是王自謂當之矣。非求誨言之謙也。說文云。貞。卜問也。从卜。貝以爲贄。周官大卜云。國大遷則貞龜。又云。凡國大貞。注云。問事之正曰貞。引左傳者。哀十七年文。詩伐檀毛傳云。萬萬曰億。鄭箋云。十萬曰億。蓋所釋不同。今以楚語攷之。其言百姓千品。萬官億醜兆民也。則云。官有十醜爲億醜。蓋以十加焉。韋注云。十萬曰億。古數也。今人以萬萬爲億。此韋據國

語而爲之說爾。毛讀先秦之書。烏知其說非亦古數乎。享  
年之數尙永。宜從其多者言也。算家謂數有三等。十萬曰  
億。十億曰兆。下數也。百萬曰億。萬億曰兆。中數也。萬萬曰  
億。億億曰兆。上數也。廣雅云。誨教也。詩。縣蠻云。教之誨之。  
此對文則異也。其散文則通矣。

周公曰。王肇稱殷禮。祀于新邑。咸秩無文。予齊百工。倅從王于  
周。子惟曰。庶有事。今王卽命曰。記功宗。以功作元祀。惟命曰。汝  
受命篤弼。丕視功載。乃汝其悉自教工。

自此而下五節。皆周公誨言而諸治者也。肇始稱舉也。今  
王於新邑始舉其禮也。殷蔡氏謂盛也。與五年再殷祭之  
殷同。秩。敘也。無文者。祀典所未載也。下文言記功宗者。所

以使之有文。是皆敘其無文也。工官也。佯使也。周公在洛。而得齊在鎬百官。使從王于洛者。以冢宰而遙命之也。且召誥言旅王若公者。則公嘗自洛歸鎬矣。將於此豫齊百官與。有事者。祭也。左傳曰。天子有事于文武。凡祭之日。百官以有事爲榮。故惟謂之曰。庶幾有事。今王卽命者。今烝祭卽事。王宜卽命之也。記功。謂記載其有功者也。宗尊也。元大也。大祀所以尊之也。周官曰。凡有功者。祭于大烝。此從祀之大也。下文言烝祭歲者。則從祀之大在是矣。言今王卽命百官曰。記載其有功者而尊之。以功爲大祀焉。蓋命百官記已沒之功臣。所以章前人也。惟命曰。汝百官受此記祀功臣之命。當篤厚于弼輔矣。蓋篤弼則汝亦有功。



又沒而從祀。所以勸來者也。視與示通。功載者。記功之籍也。酒誥序官。所謂百宗工者。當掌其功載也。乃汝者。汝王也。皋陶謨。禹亦汝帝也。悉。盡也。蔡氏謂大示功載。公則百工效之。皆公私。則百工效之皆私。所謂乃汝其悉。自教工也。此周公誨言。以新邑之祀。當務之急也。故先告焉。使如字。幾聲平。

述曰。肇始。釋詁文。釋言云。稱好也。又云。僉舉也。今以稱爲僉之假借焉。易豫象傳云。先王以作樂崇德。殷薦之上帝。以配祖考。說文云。作樂之盛。稱殷。則殷者盛也。文二年公羊傳云。五年而再殷祭。言盛禮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王者未制禮樂。恆用先王之禮樂。周公制禮樂。旣成。待明年卽政。頒

行周禮。故告神且用殷禮也。此與白虎通說略同。鄭推大傳而意言之爾。大傳云。周公攝政。六年制禮作樂。七年致政。此鄭所繇推也。江氏云。殷禮尙質。故無文。蓋申鄭也。今不從者。明堂位云。六年制禮作樂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。安見六年必不頒周禮乎。經於十二月之祭。言騂牛者。實惟七年。蓋周禮之尙赤也。豈殷禮之尙白乎。僞傳言始舉殷家禮者。與鄭同。秩序。工官。詳堯典疏。引左傳者。僖九年文。釋文云。日記上音越。一音人實反。蓋曰或作日。文之譌也。或以卽命日言之。或以日記言之。皆無當於今之烝祭也。白虎通云。宗尊也。詩六月毛傳云。元大也。引周官者。司勳文。祭灋云。聖王之制祭祀也。灋施於民則祀之。以死勤事。

則祀之。以勞定國則祀之。能禦大災則祀之。能捍大患則祀之。所謂記功宗者若斯也。酒誥云。百宗工。其序官次於獻臣。而與大史內史爲列焉。獻臣者當有功也。史以記言記事。百宗工以記功宗也。若周官司勳其例也。卽命百官。則命百宗工可知也。不專命百宗工者。蓋皆命百官。然後得記功之備也。百官記之。必有察之而爲功載焉。則百宗工當掌之矣。釋詁云。篤厚也。說文云。弼輔也。蔡傳云。惟命之曰。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。當益厚輔王室。繇蔡言之。將功臣猶存。豫命以沒後之祀乎。下文言烝祭歲者。卽命之實也。非豫命之文也。生賜祀典。後世有之。古無有也。左傳於僖五年云。勳在王室。藏于盟府。於僖二十六年云。載在

盟府則功載可明也。悉盡釋詁文。教工一作學功。大傳云。悉盡也。學效也。傳曰。當其效功也。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。蓋伏生引舊傳釋之也。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。書疏引王云。此其盡自教百官。謂正身以先之。今不出之者。爲汎也。未承上文而言也。僞傳與王同。孟子云。知者無不知也。當務之爲急。又云。急先務也。蓋史所稱識時務者。惟俊傑歟。

孺子其朋。孺子其朋。其往無若火始燄燄。厥攸灼敘弗其絕。以

冉反灼音勺

孺子。鄭氏謂成王是也。立政所謂孺子王也。蓋孺子幼弱之稱。曲禮言人生二十曰弱。故洛誥之年。成王年二十矣。

猶以孺子稱也。記言舅犯謂公子重耳曰。孺子其辭焉。稱曰孺子。親愛之也。朋。蔡氏謂比也。易曰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重言其朋者。丁寧之也。往。如易言有攸往之往。謂所行也。無與毋通。敘。謂火行之次也。言孺子其可朋比乎。孺子其可朋比乎。其有所往。毋若火行始微。燄燄然。其所灼。將敘次而不其滅絕也。蓋朋比之私。其始則甚微。其漸則至於不可遏。林氏以爲若漢唐朋黨之禍。是也。此結上文教工之意。而起下文往敬之義也。往敬者。若彝及撫事焉。則必無朋私矣。○謹案周公告成王。而憂其朋者。何哉。君之於臣也。以君子之道言之。則有朋友之美焉。詩曰。君子萬年。介爾昭明。遂曰。朋友攸攝。攝以威儀。此君以其臣爲

朋友也。周書不稱友邦及大史友內史友乎。故君之於臣也。以小人之道言之。則有朋黨之患焉。凡朋黨之私。異乎朋友之直也。臣之朋黨。而君不察之。則亦君之朋黨矣。漢蕭望之。周堪。劉更生。臣之朋友也。元帝宜引而爲君之朋友也。而宏恭石顯。誣望之等。則曰。朋黨相稱舉。是恭顯自爲朋黨之小人。反以誣君子也。而元帝卒免望之等爲庶人。則元帝非其朋者邪。唐文宗曰。去河北賊易。去朝廷朋黨難。是非不知朋黨之患也。而李德裕卒爲李宗閔所傾。文宗所用。皆朋黨之人。則文宗非其朋者邪。詩曰。假樂君子。顯顯令德。遂曰。之綱之紀。燕及朋友。詩序謂嘉成王也。此王之朋友也。非王之朋黨也。其聞周公之告而絕其朋

也哉。

重平聲比毗志反燕始劣反更平聲樂音落

述曰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孺子。幼少之稱。今言幼弱者。弱猶少也。言弱。則洽乎孺之爲文矣。子而有所需者。年弱故也。幼少之稱。以言小子。不其洽乎。詳金騰疏。引記者禮記檀弓文。廣雅云。朋。比也。凡物相比者曰朋。周官大司徒云。五家爲比。五比爲閭。詩正月所以言洽比其鄰也。大傳云。八家爲鄰。三鄰爲朋。蓋相比也。論語云。君子周而不比。戒朋從也。引朋義者。易咸九四文。朋者。於其所往而從之也。從之。則來矣。有攸往者。易每言之。統乎其所行也。今言行往。則以火行譬之也。故下文云。汝往敬哉。僞傳云。戒其自今已往。於義未融也。王豈昔朋者乎。說文云。燄。火行微燄。

燄然也。廣雅云。灼。熱也。僞傳以灼敘連文。失其讀矣。釋文云。馬讀敘屬下。今從之。後漢書爰延傳云。周公戒成王曰。其朋其朋。言慎所與也。蓋驥枯此經而言之也。漢書梅福傳云。書曰。毋若火始庸庸。勢陵於君。然後防之。亦無及矣。庸庸者。燄燄之聲轉也。莊十四年左傳杜注。引作炎炎。亦異文也。大公六韜云。熒熒不救。炎炎奈何。引朋黨者。見通鑑漢紀。唐紀。引詩者。既醉及假樂文。鄭既醉箋云。介助。昭光也。朋友。謂羣臣同志好者也。毛既醉傳云。言相攝佐者。以威儀也。毛假樂傳云。假嘉也。朋友。羣臣也。鄭假樂箋云。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。謂立憲度以理治之也。其燕飲常與羣臣。非徒樂族人而已。是也。



厥若彝及撫事如予。惟以在周工往新邑。倅嚮卽有僚。明作有功。惇大成裕。汝永有辭。

若順也。彝者下文所謂民彝也。詩曰。民之秉彝。撫鎮撫也。左傳曰。鎮撫王室。事主事也。故下文以汝事言之。周謂鎬也。鎬洛皆稱周。据上下文而別也。自在周言之。故曰往新邑。不曰來新邑也。卽就僚官作爲。惇厚也。裕寬也。康誥曰。裕乃以民寧。今承上文有僚而言。下文所謂彼裕我民也。言其若順民彝及鎮撫王事皆如我焉。蓋不以朋私也。惟以在鎬之官往洛邑。使之嚮往而就洛有官。蓋官之留後治洛者。皆不以朋私也。使之明於若彝及撫事而爲之。則有功矣。使之厚於所爲而大之。則成寬民之裕矣。汝能使

有僚如此。則汝永有譽辭矣。

述曰。引詩者。烝民文。引左傳者。成二年文。左傳於文十二年云。鎮撫其社稷。亦其義也。詩板云。及爾同僚。我卽爾謀。毛傳云。僚。官也。鄭箋云。卽就也。今以中庸之義通之。若舜者。能盡其性。修身以道也。撫事者。凡事之立。所以治天下國家也。明作有功者。明善而篤行之。及於成功也。惇與敦通。惇大成裕者。敦厚而致廣大。故至誠之裕。足以有容也。汝永有辭者。君子以永終譽也。經下文惟以裕言。明其遞而成之也。於是乎王之名終有成焉。故皆遞而言之也。

公曰。已。汝惟沖子。惟終。汝其敬識百辟享。亦識其有不享。享多儀。儀不及物。惟曰不享。惟不役志于享。凡民惟曰不享。惟事其

爽侮。

辟必益反

此言撫事之要也。梓材曰：庶邦享。又曰：庶邦丕享。蓋武王述文王之事也。所以明其鎮撫諸侯者也。今欲終其事，則鎮撫諸侯者，斯其要焉。此周公所以歎而言之也。稱公曰者，更端之辭。蓋撫事萬端，而撫事之要，其大端也。故更端而申言之。下文言若舜之本，皆大端也。沖子謂成王沖幼也。終者，終其事也。大誥曰：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。此終武王者，卽終文王也。蔡氏謂周之王業，文武始之，成王當終之也。識者察而知之也。辟，君也。諸侯各君其國，故曰百辟享。獻也。多者有餘也。不享者，孟子謂爲其不成享也。役志者，蔡氏謂用志也。爽，失也。侮，如或敢侮予之侮。言

汝其謹察諸侯享獻焉。亦察其有不享獻焉。享獻者有餘於禮儀。若禮儀不及乎幣物。是惟曰不享獻焉。是惟諸侯侮之。不用志于享獻也。是凡民侮之。亦惟曰不享獻矣。則惟事其失於侮矣。蓋不能鎮撫諸侯者。必不能鎮撫其民。而侮之者衆也。蔡氏謂舉國無享上之誠。安得不爲叛亂。是也。易曰。公用享于天子。小人弗克。顧氏以爲其言不享也。上文先言若彝者。爲政之序也。此先言撫事者。諸侯享獻于新邑。當務之急也。○蘇氏曰。春秋傳。晉趙文子爲政。令薄諸侯之幣。而重其禮。謂穆叔曰。自今以往。兵其少弭矣。夫以列國之卿。輕幣重禮。猶足以弭兵。王而賄。其致寇也。必矣。唐之衰。君相皆可以賄取。方鎮爭貢羨餘。行苞苴。

而天子始失其政。以至於亡。周公之戒至矣。

更平聲弭音救賄虎猥反

義似面反  
直音雕

述曰。曲禮云。君子問更端。然則自爲更端者。不必以問而然也。冲義詳盤庚疏。或曰。終者。終周公之事也。此非立言之體也。易坤六三云。或從王事。无成有終。言臣道也。聞臣終君事者矣。未聞君終臣事者也。享獻釋詁文。周書王會篇云。成周之會。陳幣。元繚璧。豹虎皮十二。蓋洛邑之享。若斯之類也。今本惟曰不享。孟子所引無惟字。漢書郊祀志所引與今本同。禮曰。用民之力。謂役民也。蓋役之者。用之也。爽。久。詳盤庚疏。或敢侮子。詩鴟鴞文。書疏引鄭云。儀不及物。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。鄭言威者失之矣。王者天威。

享者言儀不言威也。詩湛露云莫不令儀。此言諸侯見天子也不言威也。僞傳言威儀與鄭同。引春秋傳者襄二十五年左傳文。杜注云弭止也。引方鎮者見唐書言唐弊於藩鎮之絲也。孟子云以羨補不足。今賄者託爲羨餘之財也。苞與包通。禹貢云厥包橘柚。易姤九二云包有魚。詩野有死麕云白茅包之。曲禮苞苴注云苴藉也。蓋若易言藉之用茅也。今賄者託爲苞苴之禮也。

乃惟孺子頌朕不暇。聽朕敎汝于耒民彝。汝乃是不覆。乃時惟不永哉。篤敘乃正父。罔不若。頌音班 覆音忙

此言若彝之本也。乃惟者自撫事而轉言之也。頌者布而分之也。上言頌朕。下言朕敎。明所頌者朕敎也。其頌之

者。卽其聽之也。不暇者。言王之不自暇也。酒誥曰。不敢自暇自逸。無逸曰。不遑暇食。今以言所頒者之宜勉也。上文言若彝如予。則秉民彝者。自昔敎之矣。今期其聽從也。秉輔也。彛。馬氏謂勉也。蓋勉則不暇矣。時者。無逸所謂享國之年也。永。長也。商書以民德言年之永不永也。篤敘厚敘也。皋陶謨曰。惇敘九族。鴻範曰。彝倫攸敘。正。長也。詩傳曰。天子謂同姓曰父。文侯之命曰。父義和。而言其前人者。則曰。亦惟先正。然則文侯者。正父也。正。言其官尊。父。言其族親也。不若者。承上文民彝而言。謂不順民彝也。左傳曰。王昏不若。商書曰。民有不若德。今求其罔不若焉。召誥言王乂民之非彝者。則曰。民若有功。蓋無不若彝也。言撫事者。

豈不先若彝乎。乃惟孺子頒行我而不自暇焉。是聽我教汝于輔民彝者。汝乃於是輔民彝者而自暇不勉也。汝之時其惟不長哉。勉而厚敘汝彝倫中正長之諸父也。則民彝無不若順矣。蓋親親之道。若彝之本也。此其所以輔民彝者也。論語曰。君子篤於親。則民興於仁。長丁丈反

述曰。乃惟孺子頒朕不暇。以一句讀也。頒亦作攷。說文云。攷分也。書曰。乃惟孺子攷。蓋從攷絕句焉。失其讀矣。書疏引鄭云。成王之才。周公倍之。猶未而言分者。誘掖之言也。僞傳云。我爲政常若不暇。汝爲小子。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。此非立言之體也。以皋陶謨元首股肱之義求之。當言臣分君任。豈當言君分臣任乎。周官大宰匪頒注云。頒



讀爲班布之班。則頒者布也。鄭祭義注云。頒之言分也。蓋布而分之也。蔡傳云。或曰。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。絲今攷之。周公攝政。既七年之久矣。苟有不暇爲者。周公詰治。何絲以如子告之也。江氏云。朕有所不暇聽。蓋從聽絕句焉。亦失其讀矣。裴輔詳康誥疏。馬義見釋文。釋詁云。孟。勉也。孟者。獲之聲轉也。經曰。乃是。又曰。乃時。蓋時不訓是也。僞傳云。汝是。惟不可長哉。此於義未悉也。釋詁云。惇。篤厚也。正。長。釋詁文。詩雲。漢云。羣公先正。又云。鞠哉庶正。毛傳云。先正。百辟卿士也。鄭箋云。庶正。衆官之長也。蓋正者。官之尊也。引詩傳者。詩伐木。毛傳文。曲禮云。天子同姓。謂之伯父。謂之叔父。蓋毛據禮言之也。僞傳云。厚敘汝正。

父之道而行之。無不順我所爲。則天下不敢棄汝命。書疏云。正父。謂武王也。言其德正。故稱正父。蔡傳云。篤敘武王之道。無不如我。則人不敢廢汝命矣。繇今攷之。下文言武王者。稱曰。乃光烈考武王。則此言乃正父者。非稱武王也。且洛誥皆文武並稱。則此豈當遽以乃正父稱武王乎。其讀子屬上者。皆非也。旣曰罔不若子。則所謂不敢廢乃命者。誰也。謂天下人不敢廢焉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蔡以若子爲上文之如子。則經何不曰罔不如子。而變若子之文也。豈其無故而變文乎。凡經皆無無故而變文者也。此未可執下文罔不若時爲言也。若時者。非自如時而變文也。經爲文學。其必辨文乎。引左傳者。昭二十六年文。蓋傳言幽王

也。

予不敢廢乃命。汝往敬哉。茲予其明農哉。彼裕我民。無遠用戾。此一節。周公自言致仕也。顧上文新邑有僚而言。廢者不行也。詩言無廢朕命者。則曰。虔共爾位。然則致仕去位者。嫌於廢王命矣。周公將言致仕。故先言予不敢廢汝命也。往者顧上文其往而言。謂所行也。言汝若彝及撫事。汝其有所往。汝敬之哉。明農謂致仕者明教農人也。大傳曰。大夫士七十而致仕。老於鄉里。大夫爲父師。士爲少師。歲事已畢。餘子皆入學。距冬至四十五日。始出學。傅農事。上老。平明坐於右塾。庶老坐於左塾。餘子畢出。然後歸。夕亦如之。餘子畢入。此所謂明農也。明農者。酒誥以里居而助王。

之義。此不敢廢王命之實也。彼謂治洛之官。所謂新邑有僚也。裕民者。卽上文自明作之有功。至於惇大以成裕者也。用以。戾至也。彼治洛之官。寬裕我民。則民不遠以至矣。明子可致仕。以治洛固有人也。

恭共音

述曰。引詩者。韓奕文。僞傳云。汝往居新邑。蔡傳亦以往洛言之也。此於義未悉也。經言王在新邑。是來洛也。今豈宜以汝往洛爲言乎。或曰。在新邑而言往者。往鎬也。卽下文予往已之往也。成王於時往鎬。則卽政矣。故戒之以敬也。似矣。然今方在洛。未往鎬也。亦可無敬哉。蓋敬者。非佗也。敬於若彝也。敬於撫事也。無所往而不敬者矣。然則此所謂往者。統乎其所行也。非以一時一地一事而言已也。與

下文予往之往同而不同。彼偏言之。此統言之也。易言有攸往者。皆統言之也。今不得偏言於往洛往鎬之行也。大傳言傳者。猶禮稱外傳之傳。謂傳教之也。大傳鄭注云。餘子。猶衆子也。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。上老。父師也。庶老。少師也。適與嫡通。說文云。以用也。今轉注之。戾。至。釋詁文。蔡傳云。彼。謂洛邑也。王於洛邑。和裕其民。此添文釋之爾。苟不添文。將曰洛裕我民乎。此所謂彼者。當以人言。不以地言也。王在新邑。苟以地言。當如多士所稱茲洛者矣。豈稱彼邪。

王若曰。公明保予沖子。公稱丕顯德。以予小子揚文武烈。奉答天命。和恆四方民居師。

自此而下七節。蔡氏謂成王答周公而留之是也。保安也。明保者。王必能明而後能安也。易曰。王明。並受其福。稱舉不大。顯明也。上文稱教工。稱若彝。稱撫事者。皆舉大明德也。稱之。則能使王明。卽能使王安矣。揚續也。蓋凡物之不斷終者。以其不揚也。孝經曰。揚名於後世。以顯父母。故曰。父母生之。續莫大焉。易言小狐汔濟者。則曰。濡其尾。无攸利。不續終也。以其終之不揚也。顧命曰。道揚末命。遂曰。用答揚文武之光訓。此揚之而續終也。烈業也。揚續文武之烈業。上文所謂惟終也。惟明則知所以揚之。庶幾能不失先業而保之也。奉答天命者。上文所謂敬天之休也。惟明則知所以答之。庶幾能不失天命而保之也。恆久也。蓋和

而可久也。以篇首言之。作洛則民大和會矣。今既作而誥治之。將和而可久也。師者洛師也。顧上文而言。詩曰。王配于京。亦不言鎬焉。居師猶居京也。蓋和久於四方之民而居洛師也。惟明則知所以久之。庶幾能不失民和而保之也。言公今明而保予沖子。公之誨言稱大明德者。皆明予沖子也。故以予小子保先業於天民之際。以自保焉。下文言保文武受命民者。皆所以保予沖子也。汔音乞。濡音需。述曰。引王明者。易井九三文。詩天保云。詒爾多福。蓋保之以福也。詩烝民云。德輶如毛。民鮮克舉之。又云。維仲山甫舉之。言舉德也。釋詁云。揚績也。引不續者。易未濟彖傳文。朱子云。汔幾也。此從詩民勞鄭箋義也。蓋幾濟者。將終之。

象也。濡其尾者。不揚之象也。故曰。不續終也。釋言云。振。古也。亦其例也。蓋凡物之不終古者。以其不振也。中庸云。振河海而不洩。河海古矣。以振而古者也。詩載芟云。振古如茲。蓋有自來矣。毛傳云。振。自也。此義之相因者也。鄭箋云。振。亦古也。乃古古而如此。則於振之所以爲古者。將未察歟。振之所以爲古。猶揚之所以爲續也。蓋此經之文。皆於上文誨言者而答之。如不以揚續爲言。則所謂揚文武烈者。答公之何言乎。僞傳云。公當留舉大明德。用我小子。褒揚文武之業。繇今攷之。留公之言。固在下文。此始答而遽言之。非言之序也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文武之業。天下稱之久矣。豈待用我小子而褒揚之乎。烈業。釋詁文。易彖傳云。恆。



久也。大傳云。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故其書曰。揚文武之德烈。奉對天命。和恆萬邦。四方民。蓋烈作德烈。答作對。又多萬邦之文。此今文之異也。詩皇矣箋云。對答也。引詩者。下武文。蔡傳云。居師者。宅其衆也。此因乎僞傳之釋師者。不以地言。於文未適也。

悼宗將禮。稱秩元祀。咸秩無文。

將行也。言今當如公誨言。厚功宗而行禮。舉敘大祭。皆記敘其未有文者。

述曰。將行。詳酒誥疏。釋詁云。將大也。僞傳從之。蔡傳同。其於元祀。則複矣。元之爲大。無疑也。孝經云。宗祀文王於明堂。以配上帝。詩我將序云。祀文王於明堂也。阮氏元以爲

此洛誥所謂惇宗將禮也。非也。經曰。記功宗。以功作元祀。此自功臣從祀者言之。酒誥所以稱百宗工也。經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此功臣從祀之繇也。所謂功宗也。宗祀者。以文王配上帝。而無功臣從祀者也。月令於季秋云。是月也。大饗帝。蓋宗祀行焉。非烝祭也。詩我將疏。謂祭灋云。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注云。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。則明堂之祀。武王亦配之矣。此從鄭禮注之失而言之也。以宗祀之宗。釋爲祖宗之宗。以宗廟文武之祀。釋爲明堂之祀。其斯爲歧中之歧者乎。

惟公德明光于上下。勤施于四方。旁作穆穆御衡。不迷文武勤教。子冲子夙夜烝祀。

御魚據反  
旁與旁同

有大也。穆穆美也。御治衡平也。御衡者。猶詩於伊尹言阿衡也。不迷者。蔡氏以爲不失是也。易曰。先迷失道。詩曰。俾民不迷。言惟公之美德。明而光于君臣上下。勤而施于遐邇四方。大作穆穆以美之治平。上下四方。皆不失文武所勤之教。公之德教如此。予小子惟蚤夜毖戒。祀事而已。蓋無所爲也。蔡氏謂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。阿於何反述曰。上下者。僞傳以天地言之。非也。周公人臣。此與堯典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。不悉同。且下文不迷。當承上文言也。可曰。天地不迷乎。如以不迷自公言之。則所美非所美也。夫烈風雷雨。是迷也。故堯典美舜曰。弗迷。若文武勤教。非迷也。而美周公曰不迷。豈不以美凡民者。美聖人乎。

易說卦云。乾爲天。爲君。坤文言云。地道也。臣道也。蓋自人臣言之。言君臣。則天地之義存焉。苟與旁通。古本作苟。今從之。廣雅云。苟。大也。詳堯典方鳩疏。釋訓云。穆穆敬也。僞傳以敬言之。釋詁云。穆穆美也。今言美不言敬者。敬存於公德之中。美發於光施之後也。御不作迂。僞傳訓御爲迎。謂以迎太平。衛包則改之爲迂爾。漢詔引作御。釋文云。馬鄭王。皆音魚據反。則馬鄭王本。皆作御矣。如其作迂。無此音也。段氏謂反語非出馬鄭王。蓋以其訓而推其音。是也。反與翻通。反語者。魏孫氏炎始爲之也。其兩字者。上取其音之位焉。雙聲也。下取其音之類焉。疊韻也。於位得音。如射的然。詩關雎爲三百之首。參差雙聲也。窈窕疊韻也。蓋

天定也。故人盡能焉。通志以爲始於西域者。失之矣。詩思齊鄭箋云。御治也。漢志云。衡平也。所以任權而均物。平輕重也。文選六代論注引鄭云。稱上曰衡。鄭意亦爲平也。詩長發云。實維阿衡。實左右商王。鄭箋云。阿倚也。衡平也。伊尹湯所倚而取平。故以爲官名。繇是推之。此如大學平天下之絜矩也。倚古音讀若阿。詩淇奥以倚與磋磨爲韻。其例也。釋詁云。迷惑也。有所惑則失之矣。引先迷者。易彖傳文。引不迷者。詩節南山文。不迷文武勤教。以一句讀也。大傳引孔子言周公之德云。有作穆穆。至于海表。魏志注引漢詔云。至德光昭。御衡不迷。此用經槩括之辭。非離經也。襄二十六年左傳云。政由甯氏。祭則寡人。此衛侯使與甯

喜言者也。書疏以言此經。則非禮所謂儼人必於其倫者矣。此戒。詳酒誥疏。儀禮少牢饋食禮云。宿戒尸。言戒祀事也。

王曰。公功未迪。篤罔不若時。

言公之功。所以輔導者厚。當無不如是。蔡氏謂言未可以去也。

述曰。釋詁云。迪。道也。道與導通。詳皋陶謨疏。

王曰。公予小子其退。卽辟于周。命公後。辟必益反

此與上文連稱王曰者。更端之辭。猶康誥之例也。言予小子其自洛而退。就君於鎬。今命公於洛留後焉。蔡氏曰。謂之後者。先成王之辭。猶後世留後之義也。

述曰。經連稱王曰。而周公無答辭。朱子嘗於此疑有關文矣。繇今攷之。蓋王更端之辭云爾。王未言終。周公不遽答之。周公於王言終。則爲統答之辭。今下文可攷也。蓋王言之勤。皆一意焉。周公無繇分答也。蔡傳云。洛邑之作。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中。而成王未欲舍鎬京之舊。故留公治洛。非也。夫作洛則宅中矣。豈欲遷都乎哉。昭三十二年左傳云。昔成王合諸侯。城成周以爲東都。崇文德焉。詩車攻序云。宣王復古也。復會諸侯於東都。言復成王之舊也。以此見東都則洛。西都則鎬。其始未嘗議遷也。議遷必告廟。成王乃違之邪。左傳在桓二年云。武王克商。遷九鼎于雒邑。在宣三年云。成王定鼎于郊。鄩。史記云。成王使召公

卜居。居九鼎焉。而周復都豐鎬。此足徵也。此成王所以自洛而退也。雒與洛通。經下文云。惟告周公其後。詩烈文疏引鄭云。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。謂封伯禽也。繇鄭言之。則此命公後。是封伯禽也。僞傳云。命立公後。蓋與鄭同。文十三年公羊傳云。封魯公。以爲周公也。周公拜乎前。魯公拜乎後。然則周公之魯乎。曰。不之魯也。封魯公以爲周公主。詩閟宮云。王曰叔父。建爾元子。俾侯于魯。謂爲後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命以伯禽。謂冊命也。此鄭所謂封伯禽者也。今據經言其後。鄭言其宜爲後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其後者。謂周公也。非謂伯禽也。蔡傳據經言其後之其者。以辨焉。且謂攷之費誓。東郊不開。在周公東征之時。則伯禽就國。蓋



已久矣。是也。互詳多方疏。唐書有留後之官。

四方迪亂。未定于宗禮。亦未克敕公功。迪將其後。監我士師工。

誕保文武受民。亂爲四輔。

敕音米  
監平聲

迪卽上文斐迪篤之迪。亂治也。定于宗禮者。非定宗禮也。

如曰定宗禮焉。則方宗禮而秩定之。上文記功宗是也。今

曰定于宗禮焉。則旣宗禮而監定之。下文監我士師工是

也。蓋以上文言之。宗禮果行。稱秩元祀。旣教工矣。而百官

受宗禮之命。以篤弼期之者。非得其後監工。猶未定也。敕

撫也。大誥言敕功。謂撫定前人之功也。克敕公功者。公去

而後人能撫定其功也。其後卽下文周公其後也。言將其

後者與公婉言之辭。監察也。梓材曰。王啟監。厥亂爲民。今

言留後而監之也。士事也。卽見士于周之士。師者洛師也。工官也。事于洛師之官。卽新邑有僚也。士師猶仕洛也。師工猶京官也。四輔若堯典之四鄰也。記稱周之官曰。設四輔。言四方宜迪導而治。如旣宗禮而猶未監定于宗禮。亦未能撫定公。裴迪篤之功。迪導則將必其留後。監定我事于洛師之官。大保文武所受之民。治而爲四鄰之輔。蓋迪亂者留公之義也。此周公所以不得辭也。

述曰。亂治釋詁文。枚撫釋言文。僞傳云。四方雖道治。猶未定於尊禮。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。明不可以去。此傳以爲留公定禮也。然宗禮者。及今烝祭而行。周公非及今去也。今與之定禮。豈待留之乎。且如其言。經當曰未定宗禮。

矣。奚曰未定于宗禮邪。蔡傳云。未定功宗之禮。故未能敕公功。敕功者。安定其功之謂。卽下文命寧者也。今攷大誥云。敕寧武圖功。此蔡推以敕寧之說而失之也。大誥當以寧武言。不當以敕寧言也。言敕其寧武所圖之功也。寧武者。寧王之武也。若夫命寧者。以賜酒言也。今以爲安定其功。此可以言後世功臣之望賜者矣。漢唐功臣。或望賜而賜之。此所以安定其功也。豈可以言成王賜周公者乎。且經言定于之于者。蔡不遺之歟。盤庚言浮言之衆者。則云。恐沈于衆。不可以爲沈衆也。孟子言天下之定者。則云。定于一。不可以爲定一也。或曰。未定于宗禮。本其始而言也。上文言宗禮者。王如公言而秩定之矣。其始。公未誨言。則

未定于宗禮也。此以見公去則凡事亦未能定焉。言始既未定于宗禮。今亦未能撫定公功。此於經言亦未之亦者。以始既對今亦而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方言云。監察也。僞傳云。監篤我政事衆官。傳釋師爲衆。以人言之。不以地言。於義未融也。篤與督通。釋詁云。監視也。蔡傳云。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。蔡言監我者。於文未適也。士師工者。朱子謂士也。師也。工也。蔡意殆亦然也。百工而惟以士與師言之。蓋非經之本義也。詩文王有聲傳云。仕事也。於文。士人爲仕。則士猶仕也。師爲洛師。則士師猶仕洛也。孟子稱周霄云。晉國亦仕國也。言仕洛者。與言仕晉同。蔡傳云。治爲宗周之四輔。漢三輔。蓋本諸此。今不從者。漢三輔。京兆尹也。左

馮翊也。右扶風也。漢制不可以言周也。經曰洛師。猶鎬京也。尊之曰京師。所以君天下也。周官所謂惟王建國以爲民極也。周制不以輔言之也。僞傳云。治之爲我四維之輔。書疏謂管子云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蓋不以官言之也。禮記文王世子云。虞夏商周有師保。有疑丞。遂云。設四輔。蓋周之官有四輔也。大戴禮保傅篇云。明堂之位。篤仁而好學。多聞而道慎。天子疑則問。應而不窮者。謂之道。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。常立于前。是周公也。誠立而敢斷。輔善而相義者。謂之充。充者。充天子之志者也。常立于左。是大公也。絜廉而切直。匡過而諫邪者。謂之弼。弼者。拂天子之過者也。常立于右。是召公也。博聞彊記。接給而善對者。謂之

承。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。常立于後。是史佚也。故成王中立而聽朝。則四聖維之。此所謂四輔也。大戴禮千乘篇云。國有四輔。輔卿也。卿設如四體。亦其義也。

王曰。公定。予往已。公功肅將祇歡。公無困哉。我惟無斁其康事。公勿替刑。四方其世享。祇音支。斁音亦。

定。謂監定之也。承上文而言。往往鎬也。往在祭後。今王決留公而先言之也。予往已者。言予往鎬而已。明公定則無後憂也。肅。進將奉祇敬。歡說也。困。謂相困也。斁。懈也。康事者。上文所謂保民之事也。康誥曰。用康保民。替廢也。享者。無逸所謂享國也。康誥曰。無我殄享。今言世享。繇公致之也。四方其世享。猶曰其世享四方。倒文也。世享者。世世享也。

之也。以四方言享者。猶多方言享天之命。則必言以爾多方也。言公監定洛。予往鎬而已。予於公功進奉之。敬說之。公毋去而相困哉。我惟無懈其保民之康事。公勿去而廢儀刑。我其世世享四方矣。說音悅

述曰。釋詁云。定。止也。蔡傳云。成王欲周公止洛。而自歸往宗周。蓋蔡之釋定者。不與上文未定之定同。然言定止。則監定者未明也。言監定。則止洛在其中矣。僞傳云。公留以安定我。傳不言監定。於文未洽也。朱子云。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。今攷下文云。惟告周公其後。則此爲王於未祭告之前而決言。非於既祭告之後而決歸也。肅進。釋詁文。詩我將箋云。將猶奉也。蓋將者。奉而行之也。說文云。歡喜。

樂也。喜樂則說之矣。漢書杜欽傳云。周公雖老。猶在京師。明不離成周。示不敢忘王室也。書稱公毋困我。蓋哉作我也。漢書元后傳所引同。以形近而異也。周書祭公篇云。公無困我哉。或因以疑此經。謂經脫我字也。否則經哉下倒我字也。非也。凡困之義有兩焉。曰自困也。曰相困也。經以相困爲言。則所謂困我者。以困之一言而見矣。說文云。數解也。懈與解通。替廢。釋言文。釋詁云。刑。癯也。詩文王云。儀刑文王。言癯之也。蔡傳云。四方世世享公之德。蔡以享自公言之。不自王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或曰。享者。卽上文百辟享及民享也。今不從者。上文撫事若彝。旣竝言之。而言享者。撫事也。今獨承之。其於若彝則偏矣。



周公拜手稽首曰。王命予來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。越乃光烈考武王。宏朕恭。

自此而下三節。蔡氏謂周公許成王留者是也。周公義不得辭。故拜受王命焉。言來者在洛之誥。故也。承保者。蔡氏謂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。成王以文王爲祖。故曰文祖。越及也。詩曰。既右烈考。烈光也。重文以美之。故曰光烈考。不言武王受命民者。省文也。恭者。蔡氏謂責難於君謂之恭。是也。言今惟大我責難之恭也。蓋周公拜命而益恭無已焉。季漢武侯之謹慎。其資於此者乎。

述曰。越及。詳梓材疏。僞傳釋越爲於。上下經文皆不貫也。引詩者。詩雖文。鄭箋云。烈光也。從釋詁義也。釋訓云。烈烈。

威也。詩離疏引鄭洛誥注。以烈爲威。蓋以重文而異也。釋  
詁云。烈業也。僞傳云。大業之父。繇今攷之。言光則威與業  
存焉。大誓所以惟言于湯有光也。詩載見云。休有烈光。此  
亦重文者也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。越乃光烈考武王。以一  
句讀也。其曰受命民者。可微讀之爾。責難於君。謂之恭。孟  
子文。釋詁云。宏大也。言季漢者。三國志尊蜀之辭也。  
孺子來相宅。其大惇典。殷獻民。亂爲四方新辟。作周恭先。曰。其  
自時中。又萬邦咸休。惟王有成績。

言孺子來相宅者。王在新邑也。惇。厚也。言不薄之也。典。謂  
以天敘之典。爲國典者也。皋陶謨曰。敕我五典五惇哉。禮  
所以稱乞言者有惇史也。獻。賢也。民。人也。康誥言知訓者。

則曰。商者成人。蓋殷賢人知典訓者也。蔡氏謂文獻者爲治之大要。是也。自殷言之者。召誥先殷之意也。皋陶謨所謂萬邦黎獻者。以先殷而可推也。王將卽政。故曰新辟。亂爲者。對上文亂爲四輔而言。蓋君臣交勉以有爲也。恭者敬之著於外也。論語言行於天下者。則曰恭則不侮。鴻範所以言恭作肅也。恭先者。蔡氏謂以恭而倡後王。是也。詩之言恭者。則曰先民有作。必言作周之先者。以先開後。上文所謂世享也。言其大惇典於殷之賢人。治而爲四方新君。蓋所謂恭也。願爲周之恭先矣。蓋求賢則典明而國治。孟子稱明君之恭。所以善其禮下也。堯典爲稽古之先。所以祖其允恭也。曰者。周公所期之言也。言其自是宅中而

治萬國皆美。惟王有成功。蓋卽召誥旦曰之言也。蔡氏謂

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也。

倡音

述曰。惇厚。釋詁文。引禮者內則文。其言五帝養老而不乞言也。曰。有善則記之爲惇史。其言三王養老而乞言也。曰。皆有惇史。注云。惇史。史惇厚者也。蓋謂史書其行其言之惇厚者也。所謂典也。於典之惇厚者。我從而惇厚之。所謂惇典也。民人詳酒誥疏。以賢人爲統稱。則酒誥所謂殷獻臣者。在其中矣。皋陶謨言無教逸欲于有邦者。則云。無教逸欲有邦。今洛誥言其大惇典于殷獻民者。則云。其大惇典殷獻民。其爲文同也。蔡傳云。當大厚其典章。及殷之獻民。繇蔡言之。則典之爲言。於文未適也。詩擇兮云。倡予和

女倡之者先之也。引詩者詩那文。詩武云。克開厥後。言有先也。江氏云。作立周邦。以恭敬爲先務。此以詩文王序言作周者推之也。於義未融也。

予旦以多子越御事。篤前人成烈。答其師。作周孚先。考朕昭子刊。乃單文祖德。單音丹

稱旦者。君前臣名也。多子者。諸大夫也。御事者。統稱治事諸臣也。師衆也。上文言洛師者。以其衆名之也。孚信也。易之泰曰。翩翩不富以其鄰。不戒以孚。此信於其所以者也。易之中孚曰。孚乃化邦也。此信於其邦之衆也。孚先者。蔡氏謂以信而倡後人是也。顧命言齊信者。則曰。不二心之臣。文侯之命言昭事者。則曰。亦惟先正。皆明先臣之有爲。

也。言子旦以諸大夫及治事諸臣篤厚文武成業。以答其受命民之衆。蓋所謂孚也。願爲周之孚先矣。禮稱逸詩曰。昔吾有先正。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。謂孚先也。考成也。武王爲昭考。故成王爲昭子。下文以朕子言之。則此知以朕昭子言之也。言昭子不言文孫。言文祖德不言昭考德。互見而省文也。刑者儀刑前人也。上文言公勿替刑矣。蓋恐其廢而不成。今言以所篤于前人者成其儀刑也。單盡也。言子以此孚成我昭子儀刑。乃盡文祖之德。蓋卽上文汝惟仲子惟終之意也。蔡氏謂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。

偏音

述曰。曲禮云。君前臣名。察乎子旦之名。其時猶未致政也。

則謂周公稱王者何邪。子者男子之美稱。論語左傳諸書於大夫皆稱子也。王制云。諸侯之上大夫卿。則王朝可推也。御事。詳酒誥疏。師衆。孚。信。皆釋詁文。引以孚者。易泰六四文。何氏楷云。此陰陽交泰之爻也。翩翩羣飛而下貌。以三陰皆求陽也。是也。蓋爻辭與謙六五同。陽象實。陰象虛。故象傳云。翩翩不富。皆失實也。君子虛中而信焉。故象傳云。不戒以孚。中心願也。諸家言易者。程朱之義長矣。然釋泰六四者。以小人言之。其適疏者歟。互詳臬陶謨四鄰疏。引化邦者。易中孚彖傳文。程傳云。二剛得上下體之中。中實爲孚之象。卦所以爲中孚也。引禮者。緇衣文。釋詁云。考成也。詩載見云。率見昭考。毛傳云。昭考。武王也。然則昭子

者自昭考而名之也。猶曰昭考之子焉。李氏光地云。昭子。武王對文考言。則曰昭子。非也。子者對考之稱。今周公告成王而稱武王。豈當曰朕昭子乎。詩天保箋云。覃。盡也。詩維天之命疏。引上文鄭文祖注云。文祖者。周曰明堂。以稱文王。是文王德稱文祖也。又引鄭此注云。成我所用明子之濩度者。乃盡明堂之德。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。爲用其濩度也。周公制禮六典。就其濩度而損益用之。此鄭惑於緯文而爲之說爾。史記索隱。引尙書帝命驗云。五府五帝之廟。蒼曰靈府。赤曰文祖。黃曰神斗。白曰顯紀。黑曰元矩。唐虞謂之五府。夏世室。殷重屋。周明堂。皆祀五帝之所也。繇緯言之。文祖者。五帝之廟名。而以稱文王。豈正名乎。



夫文王稱文祖者。非佗也。以文王之文稱之也。今謂德稱帝之文祖。而以稱焉。則幸而文祖與光烈考竝稱。其祖考之文。適相類爾。使文王德稱靈府。則必稱靈府矣。以靈府與光烈考竝稱。何不類乎。且周曰明堂。今不曰明堂。而曰文祖。非周制也。言明堂者。既爲祀所矣。則言明堂之灋。可也。今言明堂之德。不可也。祀帝之帝。以德言也。祀所之所。非以德言也。江氏原於惠氏而從鄭矣。孫氏王氏皆從焉。蓋其蔽也。僞傳於上文云。汝文德之祖文王。蓋不與鄭同。於此文云。我所成明子灋。猶與鄭同。蔡傳云。昭子猶明辟也。親之。故曰子。吳氏澄云。昭猶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。成我昭明乎子之儀刑。繇是言之。則經惟言文祖也。而

於武王闕矣。上下經文。何以皆文武並稱乎。於文未洽也。朕昭子者。卽成王而見武王也。蓋異乎下文稱朕子者矣。立政云。繼自今文子文孫。此通稱也。今言文孫者。自文祖而推之也。非通稱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單信也。蓋以單通竄。從詩天保毛傳義也。以言此經。於義未融也。

佅來。佅殷。乃命寧子。以秬鬯二卣。曰。明禋。拜手稽首。休享。予不敢宿。則禋于文王武王。惠篤敘。無有違自疾。萬年厭于乃德。殷乃引考。王佅殷。乃承敘。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。秬音巨。鬯音暢。由違工豆反。厭于豔反。

此一節。顧上文佅來而言。蓋追言其佅殷及禋于文武者。因以結上文篤前人成烈之意也。佅殷者。佅戒作洛之庶

殷也。乃命者使來所命也。寧子者使周公祭以受福。是康寧之也。鴻範五福。三曰康寧。詩言饗祭者。則曰亦其福女。此以見命祭者爲寧子矣。秬。黑黍也。一稃二米。鬯。鬱草也。以秬釀香草爲酒也。卣。中尊也。祭文武。故二卣。曰者使命述王之辭也。禋者精意以享也。言以是命之曰。願明禋也。王拜手稽首以美獻焉。宿者林氏謂與曲禮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。宋王氏謂不敢宿而卽禋祭也。蓋以召諸參之。此之忝來。當在卜洛郊社之後。庶殷丕作之前。王以庶殷將作洛也。故特遣使而誌戒之。當是時。王自鎬至豐。旣告文武之廟矣。王以周公在洛攝郊社之祭。而於洛未祭文武也。故遂使命而禋祭之。不言禋于文武之廟者。洛未有

廟禋祭于其位。猶郊社皆祭于其位也。所謂庶殷攻位。位成者也。此毖殷與命禋。所以同一王使也。迨王使來歸鎬焉。周公因而獻卜矣。蓋周公於佯來者。倒敘而追言之也。其不與獻卜連言者。以中有問答斷之也。其始王在鎬。庶殷在洛。佯往而毖殷。今於毖殷言佯來者。自王在新邑而言也。來洛命禋。知其祭於洛也。命禋宜先。毖殷宜後。今先毖殷而後命禋者。毖殷作洛。因作洛而命禋故也。惠順也。篤卽上文篤前人成烈之篤。敘者篤行之敘也。詩之言成王曰。駿惠我文王。曾孫篤之。又曰。繼序思不忘。蓋謂此也。序與敘通。下文言承敘者。奉行其敘也。遭遇也。自疾猶自害也。自者周之自謂也。對殷而言。周嘗遇自害者矣。大誥

言殷小腆之害曰。若有疾。故今言其無有也。厭馬氏謂飫也。引考者。引長而考成也。梓材言用德者。所謂引養引恬也。詩曰。子子孫孫。勿替引之。此萬年之考成也。觀者。殷人觀而化也。朕子者。我天子也。謂成王也。詩曰。昊天其子之。召誥曰。有王雖小。元子哉。此周公以王在新邑。追言其比殷及禋于文武者。而誥治之大。遂以是終焉。言王順乎篤于文武者。而敘之。必無有遇自害。萬年飫於汝德。所比庶殷乃亦引長而考成。是王德使殷乃奉順篤之敘。殷萬年其長觀我天子而思德矣。蓋篤于文武。此臣之篤信也。所謂作周孚先也。順乎篤于文武者。而敘之。此王之恭順也。所謂作周恭先也。以先開後。引于萬年。所謂世享也。自殷

言之者。殷且觀感。則四方無不觀感者也。○謹案此之倅來。與上文倅來者。同一王使焉。周公倒敘而追言之。以欲連言之而不得也。蓋周公方追言獻卜。王亦追言卜休。而王卽拜求誨言。周公乃爲誨言以告王。因而告退。王答公而留之。公乃許留。自周公曰。王肇稱殷禮。至乃單文祖德者。相告依依。其於所言倅來。固連者斷之也。公於其語終。則遙接而追言之爾。左傳言魏絳請和戎。而晉侯好田。魏絳及之。乃曰。戎禽獸也。獲戎失華。無乃不可乎。夏訓有之。曰。有窮后羿。公曰。后羿何如。魏絳遂言后羿淫于原獸。且引虞人之箴。蓋中斷者數百言。皆不及和戎也。迨其後稱公曰。然則莫如和戎乎。絳言乃連之。其爲文同也。漢書霍

光傳曰。太后召昌邑王。伏前聽詔。光與羣臣連名奏王。尙書令讀奏。蓋所奏之罪未終也。則稱太后曰止。爲人臣子。當悖亂如是邪。乃曰。王離席伏。尙書令復讀。此漢書之文。連者斷之。旣斷而又連之者也。而古史實先焉。稭音孚。旣反。五計。

述曰。陳氏大猷云。此上下疑有關文。蓋未察其倒敘者也。經曰。佻來。曰。玆殷。曰。乃命寧子。皆離讀焉。引福女者。詩閟宮文。猶詩旣醉。所謂介爾景福也。此禮所以言祭則受福也。釋草云。秬。黑黍。秠。一稭二米。詩生民毛傳同。說文云。秬。黑黍也。一稭二米。此以秬統秠而言。周官鬯人鄭注亦統言之也。詩生民疏云。秬是黑黍之大名。秠是黑黍中有二

米者。必言二米。以嘉異之物。鬯當用之也。鄭志答張逸云。秬卽其皮。秬亦皮。爾雅重言以曉人也。詩江漢云。秬鬯一。白毛傳云。鬯香草也。築蕡合而鬯之。白鬯是也。鄭箋云。秬鬯黑黍酒也。謂之鬯者。芬芳條鬯也。周官鬯人鄭注同。蓋不從毛也。今攷鬱文從鬯。周官鬱人鄭司農注云。鬱草名。說文云。鬯以秬釀鬱草也。則毛義長矣。釋器云。白中尊也。鄭鬯人注從之。謂尊者彝爲上。疊爲下。以此知白爲中也。詩言一白者。與文侯之命同。特祭其前文人也。今言二白者。明其祭文武故也。周語云。精意以享。醴也。金縢云。爲壇於南方北面。蓋爲位而祭之也。詩何彼穠矣。疏引鄭云。周公謂文王爲寧王。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。此一名二人兼。



之。蓋鄭讀曰乃命寧失之矣。江氏云。此寧王當謂武王。蓋營洛武王之意。故言使我來洛。慎敎殷民者。乃受命于武王。蓋從鄭而微變之也。今據經言寧不言王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如其說。經不當曰乃命于寧王乎。互詳大誥疏。僞傳云。所以君土中。是文武使已來。慎敎殷民。乃見命而安之。其言文武者。亦於經病添文也。經之倅從倅嚮倅殷。其異於倅來。宜也。據上下文而可明也。猶倅來來之例也。若夫經言倅來者三。以上下文求之。皆無異也。於此而添文異之。不亂經乎。書疏云。鄭以文祖爲明堂。曰明禋者。六典成。祭於明堂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。旣告明堂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。告成洛邑。此鄭讀子屬下而釋之。非也。經言明禋。不

言禋于明堂也。經言禋于文王武王。不言禋于文武之廟也。若夫經言烝祭歲者。則言王入大室禘。此言祭廟之明文也。豈待添文者乎。僞傳云。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。以黑黍酒二器。明潔致敬。告文武以美享。旣告而致政。成王留之。本說之。又云。我見天下太平。則潔告文武。不經宿。非也。夫周公祭告太平。不由王命。而私以其酒祭之乎。書疏云。太平非一日之事。公云不宿者。示虔恭之意爾。未必且見太平。卽此日告也。絲疏言之。然則經有不實之文乎。何其疑經而信傳也。或曰。傳言潔告。將言不宿酒歟。亦非也。論語云。沽酒市脯不食。則不祭可知也。詩伐木傳云。酤。一宿酒也。和鬯必非酤矣。酤猶一宿也。私以其酒。能不宿酒乎。

蘇氏云。曰明禋。曰休事者。何也。事周公如事神明也。古者有大賓客。以享禮禮之。酒清人渴而不飲。敬之至者。則其禮如祭也歟。蔡傳從之。且謂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。周公不敢受此禮。而祭於文武也。林氏云。如蘇氏言。則寧子如禮記所謂康周公。然周公尙存。而謂之禋乎。使誠致之周公。則一白可矣。何必二哉。釋言云。惠順也。引惠篤者。詩維天之命文。毛傳云。成王能厚行之也。鄭箋云。大順我文王之意。欲使後王皆厚行之。引繼序者。詩閔予小子文。鄭箋云。我繼其序。思其所行不忘也。序古通敘。釋詁云。敘。緒也。毛傳云。序。緒也。蓋義同。遵遇。釋詁文。孟子云。非疾病害事也。則疾者。害也。馬義見釋文。論語云。食不厭精。釋文云。厭。

於豔反。蓋食雖精而不求厭飫之也。詩角弓云。如食宜饌。飫與饌通。則厭者飫也。詩既醉云。既飽爾德。君子萬年。其義也。釋詁云。引長也。考成也。引子孫者。詩楚茨文。易觀彖傳云。下觀而化也。引其子者。詩時邁文。自惠篤敘。至殷乃引考者。蔡傳云。此祭之祝辭。非也。今攷祝辭用韻者多。儀禮其可知也。其不用韻。若金縢冊祝者。則史以冊祝言之。明其爲祝辭也。洛誥固有言冊祝矣。然不錄其辭也。蔡傳云。王使殷人承敘萬年。蓋失其讀矣。讀萬年屬下。當與上文萬年句同。詩江漢云。虎拜稽首。天子萬年。又云。虎拜稽首。對揚王休。作召公考。天子萬壽。明明天子。令聞不已。矢其文德。洽此四國。毛傳云。考成也。江漢之義。繇乎洛誥之

文也。引左傳者。襄四年文。襄二十五年左傳。言齊崔杼慶封者云。盟國人於大宮。曰。所不與崔慶者。晏子仰天歎曰。嬰所不唯忠於君。利社稷者。是與。有如上帝。乃歆。杜注謂盟書云。所不與崔慶者。有如上帝。讀書未終。晏子抄答。易其辭。因自歆。此左傳之文。亦連者斷之也。而非遙接也。魏志注云。抄略諸郡。謂奪之也。今謂奪之而答也。

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文王駢牛一。武王駢牛一。王命作冊。逸祝冊。惟告周公其後。王賓殺禋咸格。王入大室。裸。王命周公後作冊。逸誥。在十有二月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。惟七年。大音太。裸音灌。

又有音

此一節。史倒敘其文。以結通篇者也。戊辰。謂祭日。蓋七年。

十二月戊辰也。於祭日書王在新邑焉。則王在新邑必先  
乎祭日可知也。則上文所言皆在新邑而言可知也。自堯  
典以來。古史之簡。蓋有以互推而明者矣。周祭用夏正。祭  
以首時。周十有二月。夏十月孟冬也。冬祭曰烝。歲者蔡氏  
以爲歲舉之祭。是也。禮曰。來日丁亥。用薦歲事。騂牲也。  
禮曰。周人尙赤。牲用騂。蔡氏謂宗廟禮大牢。此用特牛者。  
周公留後。故舉盛禮也。作冊者。作所祝冊也。逸。史逸也。特  
書其人。重之也。大戴禮稱四輔之一焉。祝冊者。以冊告文  
武也。告者。適因烝祭而告之也。其者。言今其若此也。蓋告  
神不敢專之辭。故不曰告周公後也。蔡氏謂祝不佗及。惟  
告周公其後。重其事也。王賓者。諸侯也。周官曰。以賓禮親

邦國。殺禋者。祭名也。殺牲禋祭。遂以爲名。猶牧誓稱肆祀也。王賓以殺禋而皆至。言助祭也。蔡氏謂杞宋猶虞賓者。蓋在其中矣。大室者。王氏謂清廟中央之室也。禋者。灌也。蔡氏謂以圭瓊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。特言禋者。祭禮之重也。禮曰。獻之屬莫重於禋。不言功宗從祀者。上文已言省文也。作冊者。作所詰冊也。詰者。以冊告周公也。在十有二月者。倒敘戊辰所繫之月也。上文曰受民。曰受命民。此曰受命者。明保民所以保天命也。於留後言保民。於攝政言保天命。互文也。保民者。繼於將來。故將留後而言之。保天命者。驗於既往。故旣攝政而言之。七年者。謂周公攝政七年。倒敘十二月所繫之年也。篇首言惟三月者。皆於七

年繫之也。

述曰。蔡傳云。此史記祭祀冊詒以附篇末也。蔡言附記者失之矣。書疏云。自戊辰已上。未有年月。故史於此總結之。然總結者。豈惟年月乎。亦未察其倒敘者也。漢志言劉歆三統術者。引此經說之云。十二月。戊辰晦。周公以反政。此言晦者。亦意言之爾。蓋置閏以算。自召詒三月丙午。臚而推之。書疏謂十二月三十日。戊辰晦也。然史記年表。自共和以前。則不能詳。今所推者。奚足據乎。僞傳以戊辰晦言之。從漢志也。周書周月篇云。我周改正。巡狩祭享。猶自夏焉。晏子春秋云。天子以下。至士。皆祭以首時。今攷夏小正云。正月啟蟄。桓五年左傳云。凡祀。啟蟄而郊。蓋以首時也。



冬祭曰烝。釋天文。釋詁云。烝衆也。蓋冬祭則萬物衆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烝冬享先王。其義也。月令於孟冬云。大飲烝。謂夏十月也。周官大司馬云。中冬教大閱。獻禽以享烝。中與仲通。此祭於仲月者。非正祭也。其上文云。中夏教茭舍。獻禽以享昝。賈疏云。此因田獵獻禽爲祭。若正祭自在孟月。是也。故大司馬又云。中春教振旅。獻禽以祭社。中秋教治兵。致禽以祀祊。蓋不自春祠秋嘗言也。引歲義者。儀禮少牢饋食文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新邑者。可微讀之爾。僞傳云。始於新邑。烝祭。故曰烝祭歲。然傳不釋歲焉。疏矣。釋文云。王在新邑。馬絕句。鄭讀王在新邑烝。詩烈文疏引鄭云。歲者。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。以朝享

之後用二特牛。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。蓋鄭讀之例。若讀春秋己卯烝者然。於是乎以祭歲爲歲朝朝享矣。周官司尊彝注云。朝享謂朝受政于廟。詩烈文序云。成王卽政。諸侯助祭也。此鄭說之所繇也。然經下文不曰惟七年乎。蓋卽此歲也。經固不言成王元年矣。鄭去周公攝政之年。而以成王卽政之年改元也。不亦誣乎。周書成開篇云。成王元年。周公曰。今商孽競時。迪播以輔。此大誥所謂殷迪播臣也。然則大誥之年。成王不旣改元乎。春秋之義。凡君卽位。踰年改元。無卽政改元也。歲朝之朝。如字讀。朝享之朝。直遙反。引駢義者。禮檀弓文。禮郊特牲云。君子大牢而祭。謂之禮。蓋大牢者。牛一。羊一。豕一也。禮有以少爲貴者。

則盛乃用特焉。曲禮云：牛曰一元大武，其牲號也。冊，漢志引作策。聘禮云：百名以上書於策，此其制也。逸，大戴禮作佚。春秋傳所稱史佚者也。詳上四輔疏。祭統云：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，必賜爵祿於大廟，示不敢專也。此逸祝之繇也。引周官者，大宗伯文。易觀六四云：利用賓于王，所謂王賓也。書疏引王云：成王尊周公，不敢臣之，以爲賓，故封其子。此承上文言之。於文未適也。僞傳與王同。郊特牲云：既灌然後迎牲，夫裸猶灌也。此未裸而先言殺禋者，何也？殺禋者，賓稱其祭之名爾，非特殺之實之序也。大傳云：尙考大室之義。唐爲虞賓，謂賓以祭至也。鄭大傳注云：大室，明堂中央室也。鄭不言清廟焉。僞傳云：大室清廟而傳。

釋咸格者。謂王皆至其廟親告也。非也。經言格。不言廟也。蓋與易言王假有廟者不同。假。古通格。釋文引馬云。大室廟中之夾室。非也。夾者左右翼也。禋不在中室乎。王義見書疏。月令云。中央土。天子居大廟大室。蓋廟有五室。中央者大室也。則清廟亦其制也。詩周頌序云。清廟祀文王也。蓋頌者。天子之詩。其序主天子祀之而言也。故序云。執競祀武王也。言天子祀之也。商頌序云。那祀成湯也。言天子祀之也。皆一例也。清廟序又云。周公既成洛邑。朝諸侯。率以祀文王焉。言周公率諸侯以助天子之祭也。猶顧命言大保畢公率諸侯以見王也。鄭箋云。成洛邑。居攝五年時。此從大傳而失之也。鄭箋又云。周公祭文王。蓋以爲周公

居攝而祭也。則失之大者矣。惜夫詩疏又申鄭箋而失之也。夫周公朝諸侯。猶周官所謂諸侯相朝者爾。孔疏謂明堂位云。周公踐天子之位。以治天下。六年。朝諸侯於明堂。卽此時也。何其以明堂位之誣而亂序義也。序言周公朝諸侯。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也。故其詩云。於穆清廟。肅雝顯相。毛傳云。相助也。毛傳不言攝祭。蓋言其助天子之祭也。此洛誥所謂王賓殺禋咸格。主入大室禋者也。或曰。詩雝云。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清廟之詩。言相不言天子。則周公攝祭也。是不然也。凡周頌之言祀者。皆天子祀之也。其詩多無天子之文。詩人以其詩之爲頌也。則不言天子。而皆言天子。可知矣。安得謂非天子祀之乎。如其爲攝祭。

之詩也。則惟攝祭者歌之矣。何以記禮者。每言升歌清廟也。皆不言其爲攝祭也。且周公營洛。其攝祭郊社。如召誥云者。以洛邑未成。成王未至故也。及旣成洛邑。則成王宜至焉。旣至。則宜祭焉。當是時。成王年二十矣。四方諸侯萬民。其欲近天子之光者。何如其望哉。天子以新邑故。其首基而臨四方諸侯萬民者。何如其重哉。而猶曰周公攝祭也。則洛邑旣成之始。成王未至洛也。此非周公所以相成王宅洛之道也。繇是言之。詩序所謂清廟祀文王者。必成王也。雖有佗故。猶必待而行也。況其無佗故乎。清廟言文。不言武者。文之德統乎武之德也。其合而祭之者。王制所謂天子祫烝也。朱子詩傳於清廟云。此周公旣成洛邑而

朝諸侯。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。又云。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。文王騂牛一。武王騂牛一。實周公攝政之七年。而此其升歌之辭也。大傳曰。周公升歌清廟。苟在廟中。嘗見文王者。愀然如復見文王焉。此朱子引大傳而善言詩序者也。朱子辨序。而清廟序則從之矣。引禋義者。禮祭統文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肆獻裸享先王。注云。裸之言灌也。郊特牲云。周人尚臭。灌用鬯臭。又云。灌以圭璋。用玉氣也。詩旱麓云。瑟彼玉瓚。黃流在中。鄭箋云。黃流。秬鬯也。易觀象云。盥而不薦。有孚颙若。謂始裸之時。祭禮之重也。祭統云。祭之日。一獻。君降立于阼階之南。南嚮。所命者北面。史由君右。執策命之。此諸侯之策誥也。則王朝可推也。大傳云。周公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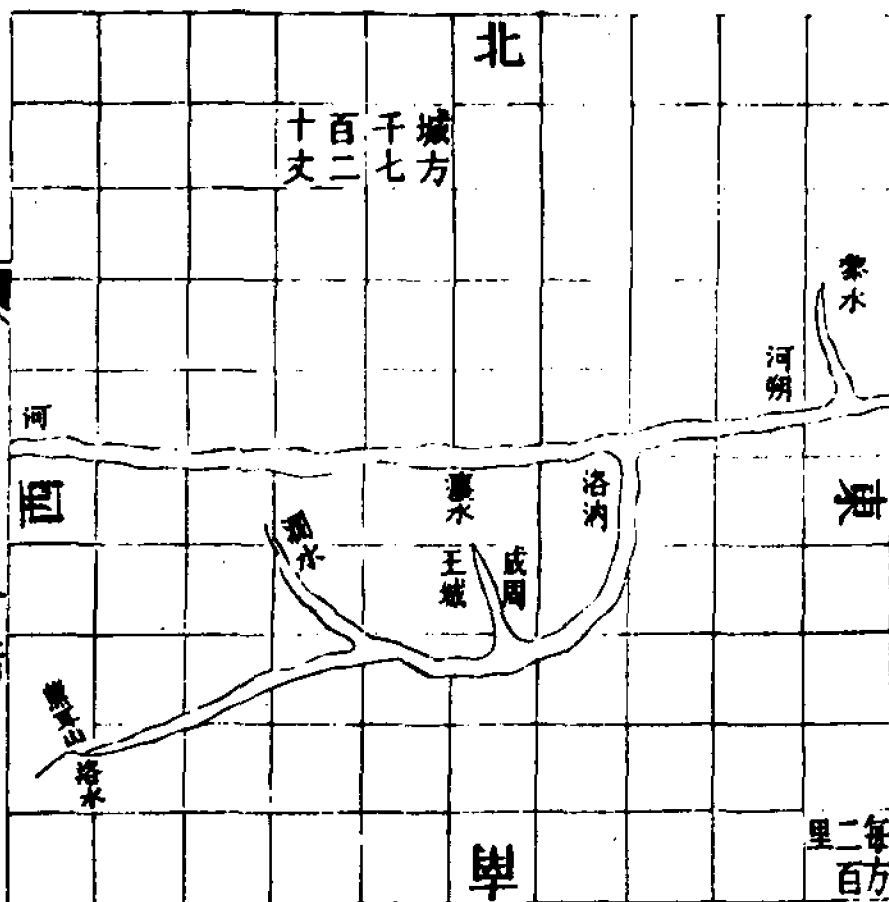
政。五年營成周。七年致政。鄭据大傳言之。以爲召誥攝政五年之事。洛誥七年之事。於是乎破召誥二月既望爲一月。三月丙午朏爲二月矣。江氏以鄭說推之。謂七年十二月丁巳朔。則戊辰其十二日也。是不然也。破經文而申傳說。可乎。互詳召誥疏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。惟七年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受命者。可微讀之爾。釋文於僞傳云。誕保文武受命。絕句。馬同。惟七年。周公攝政七年。天下太平。馬同。蓋失其讀矣。吳氏云。周公留洛之後。凡七年而薨也。此亦意言之爾。蔡傳從之。非也。洛誥既書年矣。如吳氏言。反不以其年繫所書之日月乎。史記云。周公行政七年。反政成王。周書明堂篇及韓非子說同。皆足徵也。釋文及詩文王



疏周官天官疏引鄭云。文王得赤雀。武王俯取白魚。文武受命。皆七年而崩。及周公攝政。不敢過其數也。非也。詩文王疏引尚書中候云。季秋之月。甲子。赤雀銜丹書入豐。止於昌戶。再拜稽首受。此鄭從緯文。無足據者。俯取白魚。則從大誓矣。然謂文武受命。七年而崩。皆非也。詳大誓疏。夫使其崩年皆是。周公豈必自以七年襲其數乎。王可卽政。適在七年爾。況以經攷之。其崩年皆非邪。嗚呼。洛誥之書。自漢宋而逮於今。蓋釋其疑者。希矣。朱子謂書不須盡解。此不得已之言。所謂闕疑也。苟有可釋其疑者。豈不願其解之盡乎。以經通經。發明大義。使經術之用。復明於天下。固朱子之願也。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。

# 洛誥定宅圖

召誥  
義同



禹貢曰導洛自熊耳  
東北會于澗澮蓋澗  
澮皆東南入洛也宅  
洛爲土中故王城立  
四方之極焉

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九終

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